

无论是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还是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来看,2017年的文学与文坛,都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循序发展中,以一系列重要现象的不断显现、重大事件的连续凸显,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异发展,这些都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进程中,2017年具有格外值得关注的重要内涵与特别意义。

# 切近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

——2017年文学状况概观

辞别2017,迎来2018,新世纪文学就走过了它的第17个年头。回望17年,可以说,变动不居的文学,因不断添加新的元素,混合新的关系,凝聚新的力量,日益显得样态更加丰富,关系更其复杂,格局更为缭乱,场域更显喧嚣,而这也使新世纪文学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充满着新的契机。

无论是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还是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来看,2017年的文学与文坛都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循序发展中,以一系列重要现象的不断显现、重大事件的连续凸显,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异发展,这些都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进程中,2017年具有格外值得关注的重要内涵与特别意义。

概要地看,2017年的文学发展,一如既往地紧跟着时代脚步,切近着生活的现状,而且较之于往年,在理论批评的能动性、文学创作的现实性等方面,都表现出前所少有的新趋向与新气象。

## 习近平文艺思想 的学习与研读走向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过多次重要论述。尤其是2014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6年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文艺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正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怎样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了文艺思想的基本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作为其基本构成的文艺思想,更加确定和明晰起来,更为人们所高度关注和充分认识,从而使习近平文艺讲话精神的学习与领会,深化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学习与研读。

10月26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部署中国作协和文学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10月31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九届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作出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议。随后,中国作协相继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文学专门委员会分别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大家普遍认识到,习近平文艺思想中既有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与期望,也有对文艺规律的强调与发挥,特别是深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蕴,紧贴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未来中国的发展远景,使它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浓郁的时代特色。进入新时代,要有新风貌。这个新风貌就是要在充分认识新时代特质的基础上,使文学焕发出新的精神风采,使文学事业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

10月27日,中国文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10月31日,中国文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11月3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中国文联所属的全国文艺家协会,相继召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座谈会,畅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意义,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文艺工作的实际,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成效,切实体现到坚持正确文艺方向、指导文艺创作、努力推出精品力作之中,体现到坚持正确创作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中,使之成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精神指引和前进动力。

理论批评界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着力于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内涵与意义的学习与研读,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于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认识与理解。

仲呈祥在《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 人民的需要》中谈到:“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他认为,习近平文艺思想,就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关系的辩证阐释与科学总结。

董学文先后以《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充分认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伟大意义》两篇文章发表了他研读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体会。他认为,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文艺改革的深化过程中出现的,是在反思和直面问题中展开自己的理论画卷的。它的各个论点,都是从现实需求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切与期盼中催生和提炼出来的。

的。从习近平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几乎可以发现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需要探索和解决的所有要素与层面。这些问题层层展开,都是有的放矢、切中肯綮、目光如炬的,不仅创造出新的话语,实现了经验性“名称”向规定性“概念”的升华,而且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勾画出一种能发挥突出作用的框架结构。谈到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特征,他认为,习近平文艺思想一是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造性地落实到文艺各个层面,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扩大到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使许多文艺课题有了新时代的新鲜感;二是实现了文艺理论从概念演绎到现实逻辑的研究范式转型,实现了文艺理论从引进依赖到主体自信的认知模式转变,将文艺理论研究从长期陷于西方学说的泥淖和迷信中摆脱出来;三是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传统、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对文艺理论的价值,从理念到规则、从路径到方案、从顶层设计到实施办法,全方位地提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新范本。

还有一些文章,分别就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内涵与特点等,从不同角度予以解读,如张知干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金永兵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丁国旗的《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两个理论支点》都具有代表性。

## 强劲发展的现实题材 成为创作主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文化建设与文艺工作时特别强调:“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现实题材之所以在各类题材中显得更为重要,既在于正在高歌猛进的社会生活需要文艺作品以艺术的方式加以表现,又在于文艺作为孕育于生活的精神产品,需要在这种近距离的艺术观照中,把握时代的内在脉搏,保持与人民的声息相通,从而使整体的文艺创作成为这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态的影像与写照,具有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烙印和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题材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性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2017年,正是在直面当下的社会现实、讲述最为鲜活的中国故事上,文学创作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作家不仅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社会生活的新旧月异,而且潜入生活深处、把握时代脉搏的实际行动,捕捉着最为感人的景象,寻找着最为动人的音符,使得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涌现出不少直面新的社会现实、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文学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战役、科技强国战略,这些正在“进行时”的时代新变,都得到作家们的热切关注与纵情书写,并构成2017年报告文学的亮点所在。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写浙江安吉余村12年来发生的环境巨变。作品并没有从理念出发,而是以余村人白茶生产、竹制品加工、农家乐、溪水漂流等项目的创意开发故事,反映出余村人民怀抱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书写和新历史的远大追求。纪红建的《乡村国是》以实地采访为叙述主线,使人们看到一个个贫困乡村的各种形态,致贫的原因与脱贫的路子也千差万别。作者在对脱贫乡民和扶贫干部的采访中,抽丝剥茧、寻根问底,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脱贫者自诉、扶贫者自述的鲜明特征,并由一个个生动事例,写出了扶贫的不遗余力和脱贫的别开生面。扶贫与脱贫、村变与人变,如何在国家战略的大格局中一砖一瓦地推进,一点一滴地进取,由此也得到了最真实的反映和最生动的表现。宁肯的《中关村笔记》沉潜到中关村过往的历史之中,寻察中关村起根发苗之滥觞,探察中关村创建之初的涓涓细流,以人以经,以事为纬,勾勒出了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长足崛起的中国硅谷——中关村发展史略。可以说,重点写好一个数学天才——冯康,着力写活一群科技奇才——柳传志、王选等信息科技领域的先行者,便使得《中关村笔记》这部作品别具其异样风采,自具其丰富内涵。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奋起直追,以及在一些领域里的后来居上,最能表明切实成就是中关村,最能揭示个中秘密的也是中关村。而《中关村笔记》以非虚构文学的特有方式所作的中关村探秘,述说的就是中国科技工作者通过众多个个人科技梦实现民族中国梦的不懈追求,记录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信息科技领域里突飞猛进的一个缩影。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2017年出现了一些近距离跟踪现实、反映生活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向人们表明:我们的作家能够敏锐感应生活的深层脉动,我们的长篇小说也能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如关仁山的长篇新作《金谷银山》在范少山离城回乡以及寻找金谷,成立经济合作社的主干故事中,给人们揭示出来的,是新一代农民的远大志向与高

远情怀。已经进了城的范少山,回乡务农首先面临的是家人的不解与反对。他在跟父亲交心时说:“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头装着全天下,那叫大胸怀,我范少山心里头装着白羊峪,我想有点小胸怀中不?”由此,作品写出了一个心系家乡变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农民形象。

中短篇小说写作向来题材多元、写法多样,现实题材中也多是小场景小故事、小人物小悲欢,但2017年间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这就是出现了以扶贫脱贫为主题,但却充满人性深度与人生意味的作品,这尤以四川作家马平、李明春的作品引人关注。马平的《高腔》以花田沟村要在两年脱贫摘帽的脱贫工作为主线,成功塑造了第一书记、农村新型女性、帮扶干部、村支书以及贫困群众等人物形象,作品在严气正性中,满含日常的生活情趣,又卓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李明春的《山盟》通过县上下派的一名扶贫干部帮助两名帮扶对象成功脱贫的故事,避开了同类主题作品的写作套路,塑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却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从扶贫入手又超出了扶贫,充满了历史反思和精神追问。

## 新锐作家群体 以扎实的进取走向成熟

这里所说的新锐作家,是指包括“70后”、“80后”和“90后”在内的三个代际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三个新代际的相继崛起,给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军。三个代际相比较,“70后”作家选择严肃文学创作的较多,而“80后”、“90后”因成长于新世纪以来的新媒体时代,在创作上呈现出有的靠近严肃文学,有的选择类型文学的分化状态。因此,新锐作家群体尤其是“80后”、“90后”两个代际,在文学倾向上的自我调整,在创作追求上的健康成长,就显得十分重要。

新锐作家的进步与成长,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协同努力。一个方面是青年作家在生活与创作历练中的主动调整与自我进步;另一个方面是文学组织和文学前辈在文学活动中的积极引导和着力培养,使青年作家坚定了文学理想,给青年作家提供了更多契机。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是新锐作家在浮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葆有定向与定力的可靠保证。

“70后”与“80后”两代作家,正以快速进步和健康成长给整体的创作增添新的生力与实力,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创作的情形与作品的成色,是衡量作家成长与进步的最好佐证。而“70后”作家,正是在2017的小说创作中,以不约而同的突破与各有千秋的优长,表现出群体性的长足进步。如石一枫、梁鸿、任晓雯、乔叶、海飞、李宏伟、马笑泉等人的长篇新作。这些作家之前的作品,都带有这个群体共有的个人化叙事的特征与痕迹,但这些年都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这就是越来越走出个人化叙事,或者寻求在个人化叙事里囊括更多的生活内容,折射更多的社会投影,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与明显的整体性,而且在以典型人物串连故事和揭示题旨上,或自出机杼,或别开生面,有了新的艺术气度。如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把镜头聚焦于梁光正这位普通的农民父亲。作品由他尽其所能地爱着瘫痪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又不屈不挠地报滴水之恩、怀念故人之情,折射出了一个农民屡战屡败又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这个作品不同于人们司空见惯的乡土小说,它以特异人物形象的着意塑造表现出作者在小说写作上的高起点与大目标。任晓雯的《好女人宋没用》既写了这个名叫“没用”的女性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五个儿女的繁忙而辛劳的一生,又通过她的种种经历折射了社会生活由战乱与饥饿到解放与运动构成的剧烈演变。一个普通女人的历史,映衬出了一个城市的变迁,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石一枫的《心灵外史》通过大姨妈这个常见又典型的人物,实现了对于社会精神现状与流行症候的观察与触摸。从不停歇精神追求的“大姨妈”,接连陷入了气功、传销等邪性社会团伙和文化思潮,使自己最终走向精神迷惘的困境。作者笔下的大姨妈的故事,轻松中不无沉重,戏谑中内含反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当下社会精神状态的某种现实,深含了作者对于当下社会的精神现象与某些偏向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批判。

重视人物的塑造,并由人物切入社会生活深处,囊括更多的历史内容,是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这使得“70后”作家越来越走出个人化叙事,或者寻求在个人化叙事里囊括更多的人生内涵,折射更多的社会投影,作品越来越具有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种年轻作家的成长,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也预示着今后

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

## 网络文学在多维互动中 不断融合发展

网络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特殊的部分,无论是其崛起的速度还是发展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生成和发展是一种链式互动的结果,它的生长既在于网络作者借助了网络平台,又在于网络平台的信息传播,还在于信息传播借助了资本运作,更在于资本运作借助了海量受众。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8月4日在京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7年6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3.53亿,较去年底增加1936万,占网民总体数量的46.9%,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3.27亿,较去年底增加2291万,占手机网民的45.1%。这样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正是网络文学潜在的基本依托。

网络文学的成分杂、受众广、影响大,建设好网络文学就成为当代文学与文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特别谈到,“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2017年,有关网络文学的活动仍繁多,这些活动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人们,网络文学在各方的合力推动之下,正在以融合发展的模式,走出“野蛮生长”时期,开始步入有序发展阶段。

首先是政府部门的管理开始细化。继2016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推行“黑白名单”制度后;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明确了对从事网络文学原创业务、提供网络文学阅读平台的网络文学出版单位进行社会评估和考核。这一《办法》的出台,将有助于网络文学提高作品的内容质量、规范市场秩序、优化发展环境,引导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把出版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其次是传统文学板块与网络文学板块不断形成良性互动。2017年,除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连续举办三期网络作家高级培训班外,一些省市级作协或网络作协,纷纷举办作家培训班,请传统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讲课对话,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交流,给传统文学了解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借鉴传统文学提供了互动平台。同时,网络文学自身也通过一些举措和途径,不断加强自身的经典化进程。4月份,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在杭州挂牌成立,网络文学研究院将集聚中国网络文学界一批权威专家,重点对中国网络文学最前沿发展态势和创作现象展开研究,探讨并总结网络文学创作、产业、传播一体化的理论成果,使之成为中国网络文学业态和产业智库。

从创作方面看,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年度推优活动收到的作品和评选的情形,都进一步表明,虽然玄幻、仙侠仍然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创作类型,但现实题材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在稳步上升,受读者关注的程度也在上升,网络女性文学由于在影视改编和图书出版方面成绩突出,成长较快,社会关注度也空前高涨。通过培养优质IP,出售版权进行影视、游戏等一系列改编来寻求获取更大的商业价值,已成当前网络文学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文学在“走出去”方面,也获得重要突破。我国已有为数不少的网络文学作品走出国门,畅销海外市场。网络文学网站也纷纷开展海外市场布局,中文在线已在美、日、欧设立了分公司,阅文集团在2017年5月上线起点国际站英文版,随后还将启动法语等众多语种的翻译上线工作。海外读者对于中国网络文学越来越产生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产网络文学为海外读者提供了低成本了解中国的渠道,使得网络文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方式之一;二是国产网络文学行业在国内经过长期激烈的竞争,已经拥有相当高的产业成熟度,作品数量和质量均相比从前明显提高。

总体来看,随着我国网络文学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与游戏、影视、动漫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也日益深化,可以说,网络文学融合发展是其未来发展的着力方向,也是大势所趋。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文辉认为,网络文学是中国文创产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血网总裁磊磊认为:网络文学融合发展的核心是讲故事。这些来自网络文学运营者的清醒认知,不仅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网络文学,而且也让我们对于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抱有更好的期待。